

阐释学视角下的唐诗英译

汤 献, 贾德江^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阐释学是一种研究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文章将从现代阐释学中的前理解、视界融合和理解的历史性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它们在唐诗英译中的运用。

[关键词] 阐释学; 前理解; 视界融合; 理解的历史性; 唐诗英译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5-0097-03

一 引言

阐释学是一种研究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的理论。它是从希腊学者建立的诠释荷马史诗等古典文献的语义阐释学和解释宗教经典的神学阐释学发展起来的。近代以后,经过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等人的努力,它被赋予了一种对人类历史文化活动各类文本进行理解和阐述的意义。^[1]时至今日,由海德格尔奠基,加达默尔发展完善的哲学解释学,使解释学的发展实现了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阐释学理论的研究出发点并不是专门针对翻译而论的,它主要是针对艺术作品的理解、解释。但由于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和阐释在许多层面上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作的解读和传达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因此,现代阐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也很有借鉴意义。伽达默尔说,“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而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2] 本文将从现代阐释学中的前理解,视界融合和理解的历史性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它们在唐诗英译中的体现和作用。

二 前理解在唐诗英译中的运用

“前理解”指的是理解主体的存在状态。他必先有理解,才能再去理解什么。也就是“理解有它的不可缺少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理解的前结构或前理解,即主体理解文本前已有的价值与传统观念(兴趣、爱好、利益追求)、经验、知识、思维方式等等。”(海德格尔)^[3] 相对于主体某一理解行为前的作为主体存在状态的理解,称之为前理解,也叫“先知”、“先见”、“前见”、“偏见”等等。前理解造就主体的理解能力,没有前理解的人(实际上不存在)就不能理解。伽达默尔则把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统称为“先见”或“偏见”,他认为,前理解或偏见是理解之所以成为可能的重要条

件之一。“前理解”构成了理解者的视野,一个人能够理解什么,理解到什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前理解”。

下面以杨玉环的《赠张云容舞》的两个英译本为例看前理解在唐诗英译中的运用。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Amy Lowell 译为:^[4]

Wide sleeves away,
Scents,
Sweet scents
Incessant coming.
It is red lilies,
Lotus lilies,
Floating up,
And up
Out of autumn mist.
Thin clouds
Puffed
Fluttered,
Blown on a rippling wind
Through a mountain pass.
Young willow shoot
Touching,
Brushing
The water
Of the garden pool.
许渊冲译为:^[5]
Silken sleeves sway with fragrance incessantly spread,
Out of autumn mist float up lotus lilies red.
Light clouds o'er mountains high ripple with breezes cool,

[收稿日期] 2008-04-12

[作者简介] 汤献(1978-),女,黑龙江大庆市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Young willow shoots caress water of garden pool.

原诗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古代侍女摇曳轻柔的舞姿,犹如秋烟芙蓉,若隐若现;又如岭上风云,飘忽不定;更像柳丝拂水,婀娜优美。在 Lowell 的译文中,使用了“Puffed”,“Fluttered”,“Touching”,“Brushing”等一系列动词,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现代的美国舞者那富有节奏而又充满动感的舞蹈。而丝毫看不出中国唐代舞蹈的轻柔,飘逸之美。Lowell 是一位美国诗人,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她出生并成长于其中的美国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导致了她对舞蹈的现代理解。她的现代观念和文化背景在她翻译此诗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她的脑海中,前理解构成了她的视野,因此也体现在她的译文中。

而许渊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较为了解,因此他的译文在内容上更接近于原文。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翻译者在翻译时无法摆脱前理解对其思维的束缚,因此同一作品产生了不同的翻译。

三 视界融合在唐诗英译中的运用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与他所要理解的对象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界,而去对文本进行理解的人,具有现今的视界。这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不可能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的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6]这样,人们面对文本所达到的理解就永远只能是文本与主体相融通的产物。

中国的唐诗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著称。在唐诗英译时,由于译者所具有的现今的视界与原作最初的视界存在着巨大差异,当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的视界交融在一起时,原作的文化内涵或意象的丢失就不可避免。下面将从视界融合的角度分析唐诗英译时原语文化向译语文化的调适。

以唐朝诗人孟郊的《古别离》为例:

欲去牵郎衣,郎今到何处? 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

弗莱彻(Fletcher)的英译如下:^[7]

You wish to go, and yet your robe I hold.

When are you going—tell me, dear—today?

Your late returning does not anger me,

But that another steal your heart away.

许渊冲将它译为:^[8]

I hold your robe lest you should go.

Where are you going, dear. today?

Your late return brings me less woe

Than your heart being stolen away.

这首诗中“临邛”是一个典故,指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相识之地,在这里借喻男子觅得新欢之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意象,表达了女主人公希望丈夫离别后不要在外拈花惹草、弃家不归的愿望。

弗莱彻的译文回避了令译者感到棘手的“临邛”这一意

象,径直译出了该意象所包含的信息,使这篇译文能被现代读者所理解,而又不失其本意。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丧失了原文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从而造成了信息传递上的偏差。由于原诗所描述的是古代女子,她们对爱情和婚姻的要求很低。诗中的主人公是在用可怜和贤惠来博取丈夫的垂怜,用意比较含蓄,而译诗则有点剑拔弩张,矛头明确指向那个要偷走她丈夫的心的“第三者”,意思过于直露,既不符合原文,也不符合女主人公的身份和心理状态。这主要是由于译者,即对文本进行理解的人,与原文存在着时间间距和由于历史情景变化所引起的差距。弗莱彻是一个英国人,英国的妇女比较独立,敢怒敢言,因此,译者将这种译语文化带入到原语文本中。

这种信息的丢失,往往并不是译者粗心或水平不够所致,而是可能出于有意识的现实考虑。而正是这样的有意、无意或迫不得已的现象,使得原语文本通过译语文本向译语文化进一步靠拢并调适。经过调适的原语文本,在其译语文本中,就实现了与译语文化的“视界融合”,也就是阐释学所说的既超越了原语文本视界也超越了译语文化视界的“新的视界”。译语文本既不再是纯粹的原语文化的单一视域,当然也不可能是译语文化的单一视域。它实际上是原语文化(意象、内涵)在某些方面的克制和退让与译语文化(意象、内涵)的适度“侵入”和宽容接纳的产物。^[9]

而在许渊冲的译文中,最后一句的意思比较明确:女主人公的矛头不在指向一个不存在的人——“第三者”,而改为指向事——“丈夫的可能变心”。但也未能保留原诗的文化意象——“临邛”。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唐诗英译时,原作的文化内涵或意象的丢失是不可避免的,原语文本与译语文化在译语文本中的“视界融合”,是以前者向后者调适为基本条件的。调适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创作的过程,这也就为同一原作的多种译语文本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四 理解的历史性在唐诗英译中的运用

现代哲学阐释学强调整解的历史性,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理解总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阐释的主体(读者或接受者)还是客体(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因此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局限性和特殊性。而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性,而是去正确地适应和评价它。理解和阐释的文本作为一个历史性个体,总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之上。理解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因此必定是不完善的、相对的。而译者总是处于特定的语言系统、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之中,具备一定的历史性,而这一历史性是其无法选择的。因此译者在进行任何认知活动之前,他的思想、意识等就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烙印。^[10]

以诗人金昌绪的《春怨》为例: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Fletcher 的英译如下:^[11]

A Lover's Dream

Oh, drive the golden orioles

From off our garden tree !
 Their wa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
 My lover smiled to me.
 许渊冲的译文: [12]
 A Complaint in Spring
 Drive orioles off the tree,
 For their songs awake me
 From dreaming of my dear
 Far off on the frontier!

Fletcher 将“春怨”和“妾”分别处理为 A Lover's Dream, 即“情人之梦”, 和“Lover”——“情人”。显然受到他所生活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对于一个生活在英国的实行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度下的译者不会理解封建中国的一夫多妻制的合法性。Fletcher 用“梦”(dream)来代替“怨”, 将反映来自生活底层的封建中国妇女的愤怒心声的这样一首怨诗轻描淡写, 换说成是“情人”幽会的梦诗。因为作为一位英国的译者, 他不会也无法理解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心态。许渊冲将“怨”译“complaint”, 与原诗意思基本相当。

此外, 对“辽西”的翻译, 两个译文也有不同。在 Fletcher 的译文中, 以“情人向我微笑”的说法替代原诗的“到辽西”, 与原诗的内涵相去甚远, 并背离了主题。显然译者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他并不理解“辽西”为唐朝东北边境军事要地。《春怨》不只是抒写儿女之情, 它有着深刻的时代内容, 反映了当时兵役制度下经年累月独守空闺的年轻女子对不平生活深恶痛绝的一种心态。

由于许渊冲是一位精通中国历史的文学大家, 他用“frontier”来意译“辽西”, 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丈夫远赴边疆, 妻子梦寐以求的悲怨图。

由此可见, 译者在翻译时, 无一例外地要受到其所生活的社会制度和历史背景的制约, 因此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解读。

五 结束语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不仅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元化地阐释文本找到了合理的哲学依据, 而且为翻译实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加深了我们对翻译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现象的理解。

从阐释学视角分析唐诗英译, 我们看到, 译作只是最切近的接近于原作, 而不可能完全的再现原作。寻求和原语文本的绝对对等和唯一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解总是特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 并且每个译者都以独特的视角理解原语, 不同译者的理解产生了不同的译本。外国译者在翻译唐诗时对原意的背离却可以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因此, 不同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 [1] Steiner, George.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 [德国]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上卷)* [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3] Bleicher, J.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 [4] [5] 许渊冲. *中诗英韵探胜*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5] 张首映.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6] [8] 谢天振. *译介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7] 向洪全. 从阐释学理论论翻译文学与译语文化的互动 [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6).
- [8] 张德让.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 [J]. *中国翻译*, 2001, (4).
- [9] [12] 毛华奋. 唐诗《春怨》九种译文剖析 [J]. *台州学院学报*, 2002, (2).

C - E Translation of poetry in Tang Dynasty from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TANG Xian, JIA De - 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Hermeneutics is a theory which studies the understanding of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will apply fore - understanding, fusion of horizons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to analyze their application in C/E translation of poetry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hermeneutics; fore - understanding; fusion of horizons;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C - E translation of poetry in Tang dynasty